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二十四回 遇白熊三尼裝假死 避靈猿七步學朝真

話說永蓮入魔愈深，忽見金甲天神，手執八稜金爪錘，闖進石洞，照定她頂門就打。她這一嚇，真是非同小可，故「哎呀」一聲極叫，妙善大師等二人竟被她叫出定來，看她失張失致的情形，便喊道：「永蓮！是怎的一回事，卻怪叫起來？」永蓮到此才如大夢初覺，仔細看時，三個人好端端地坐在石洞之中，哪裡有什麼水火，更何來什麼天神？才悟一切都是幻象，便將頃間之事，向二人說明。

妙善大師道：「永蓮啊，你如何又走了這遭魔來？這怕是日間受了蟒蛇的驚恐，故心神才收不攏來，以至如此。幸而有金甲天神將你驚醒，否則要多損幾分功呢！」

永蓮連連稱是。其時天色已經黎明，三人便收拾了一切，出了石洞，覓路上山，沿途採些野果充饑。走到日中時候，忽遠遠望見有一頭大白人熊，迎面走來，似乎還沒看見三人。

妙善大師便牽著二人，一同逃到樹林中去，悄悄地道：「我們躲避得過最好，如躲不過時，大家倒臥地上，屏住氣息，扮作死人模樣，切不可呼吸動彈，或者可以避過此難。」

那白熊走到林子相近的地方，聞得人氣，就四下裡找尋。她三人看見，早已倒臥在地上，屏氣扮死。那白熊一路尋到林中，一見三個，便卻立住不動，注視了半晌，見她們無聲無息，一動不動，真的當成死人，便「哼哼」地叫了幾聲，表示它的失望，然後踱將過去，頭也不回一直走了。妙善睜眼看白熊去得遠了，才招呼二人起來。

原來人熊一物，最忌的便是死人，一見了死屍，它再也不肯走近。妙善大師知道它這種脾氣，故用此法來解厄。

當下三人仍出了樹林，依路上行，又走了五、七里，三人走得口乾舌燥，疲倦已極，恰好有一條山澗當前。

妙善大師道：「且坐著歇息一會，待舀些水吃了再走。」

於是大家倚石而坐，永蓮便取了鉢盂，到澗中去舀了半鉢盂清水，先遞給妙善大師吃了幾口，餘下的和保姆分吃了，也席地坐下，拾著小石塊向澗中拋擲著，看那水花飛濺來取樂。

妙善大師看了，含笑說道：「永蓮呀，石擊水飛，這其中也含有禪機啊！你可參得透嗎？」

永蓮道：「敢請大師先說。」

妙善大師說：「水本是靜的，被你石子一激，便變成為動，飛濺起來，一動一靜，這裡邊便是造化之機。」

永蓮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水原是動的。你不看，就不是我用石子去擊，也兀自晝夜不停地流著嗎？石頭才是靜的。要不是我去拋擲，它絕不會自己飛躍到澗中去哩！」

妙善大師頻頻點首，連稱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

正在此時，忽平空飛來一塊石子，「撲」地打在永蓮額角上。她很奇怪地說道：「靜的也動了，動的諒來終會靜的啊！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這才又觀透一層哩！」

她們正在談論禪理，忽對澗「吱、吱、吱」地跳出一群獼猴來。永蓮才悟剛才一塊石子，是猴子打過來的。

那群猴因見永蓮拋石擊水，它們就拋石來擊人。你想，這邊三個人，如何經得起三、五個猴子的拋擊？

永蓮、保姆二人站起身來，欲待奔逃，妙善大師道：「莫跑，莫跑！我等一跑，猴子就追上來，它們腳步敏捷，我們終是跑不了，那時反要被它們所困，不易對付。我想猴子這件東西，生性最靈，更喜歡學人的動作。我等三人不妨一字兒排著，向前途進行，走三步拜一拜。猴子如其學我等的行動，雖在後面跟上來，也不怕它們再來傷害我們了。」

當下大家依言，果然排成一字兒，三步一拜地向前走。那群猴子見她們如此，以為好耍子，果真學起樣來，也一路走著拜著，再不用石子拋擲三人了。

這三步一拜的朝山，實是妙善大師權宜避猴之計，後來信佛的人，就傳為定規，無論朝什麼山，都由山麓三步一拜地直拜到山頂，源流實是此時起始的。

她們三眾在前拜著走著，猴子也一路上跟定，如此走了很遠的一程。

忽然天空之中一陣「啪啪」之聲，搨出了一陣好大的風來。

三人抬頭一看，只見一隻大鵬，在空中盤旋飛舞，此鳥比了尋常的要加上幾倍，真是翼可蔽日，足亂浮雲，兩翅飛動，就搨出狂風。

猴子這件東西，好似頑皮孩子一般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卻只怕鷹鷂之類。因為它由上而下，不易防躲，爪牙又異常鋒利，難於抵敵。它們擒住了猴子，飛在空中，不消幾啄，就得斃命。猴子若用力抗拒時，它便兩爪一鬆，從高空將猴子摔下攢死，然後飛下啄它腦子吃。因此猴子見了鷹鷂之類，就如老鼠見了狸貓一般地害怕！何況今天所遇見的是大鵬呢？

猴子的生性極為靈敏，在它們一聽見空中刷翅的聲響，就知道對頭來了，哪裡還敢學三眾的跪拜？一陣「吱、吱、吱」地亂叫，紛紛四散地向叢林深草中，亂奔亂竄，藏躲得無影無蹤，一個也找不到了。

妙善大師等三人見猴子已經逃開去，便不再拜，一路緩緩地上山。走到昏黑之時，又找了一個石洞藏身，好得一路懸崖峭壁之間，大小不等石洞很多，故得隨處安身。這一晚上大家坐禪入定，各自安然無事。

次日清晨，重又上路，一連走了足足三天，才算走到半山。一過山腰，景物卻大大的不同了。在山麓一路地上來，雖覺得山中的氣候，比了平地寒冷，但還不至於手僵足凍。此刻過了山腰，卻一步冷似一步。山頂上的雪被風刮得飛下來時，撲到面上卻好像刀割的一般；地上有水沾濡之處，東一塊西一塊地結成堅冰，又冷又滑，行走分不易。一路上除了耐寒的松柏之外，找不出尋常的樹木，欲尋些果子來充饑，也兀自無從尋得。

永蓮看了這番情形，暗暗叫苦，腹中又饑，身上又冷，如此一路地冷下去，豈不把渾身的血都凍得凝結起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就連保姆見了這種情形，也覺得有些皺眉蹙額，獨有妙善大師一本誠心地只顧走，有如木石一般，縱然赤著腳，也毫無所苦。

走了大半天，才看見兩棵栗子樹，上邊長著不少毛團。永蓮便去敲了幾個下來，用腳踏開了大家分食，居然吃飽了肚子。說也奇怪，肚子一吃飽，身上的寒冷就覺減了不少，精神也振奮得多了。於是又走了一程，天色昏黑，又覓了個石洞歇夜。

這一晚上，寒氣襲人，永蓮實在熬不得，不住地喊冷。保姆也說道：「端的寒風刺骨，令人難耐，最好弄些樹枝，敲個火燃燒起來，大家烤烤才好哩！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你等休憑地擾嚷，深夜山中何從得火？就算敲石燃得火，火光照處，難免不驚動山中的野獸，倘然望火而來，豈不是又自惹災禍？故千萬也使不得。並且我們欲求成道，必須精誠專一。神魂完聚，身體上越受到痛苦，神魂也就越發堅強，多受一番痛苦，即多增堅強的力量。待受過千劫百難之後，神魂即萬分地堅強完聚，永遠不會分散，那才可以成道。成道之後，拋撇了身體，這神魂即另成一我，大千世界，環行無礙，具大神通，無所不可。我等三人，既想得成正果，一切寒冷饑餓之苦，原是應當受的。若連這些兒也受不了，哪裡還有證果的希望呢？我等已經歷過了不少辛苦，如造塔般，只欠一個頂了，你難道肯前功盡棄嗎？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二人心中恍然大悟！正是：

九仞功成後，肯因一簣捐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